

菜场烟火气里的运动人生

通讯员 金 檬 本报记者 高玲玲

编者按:在菜场的一方天地里,52岁的“一刀准”用飞镖投出人生新靶心,55岁的羊绒店主用曳步舞踏出生活新节奏。他们用热爱证明:最滚烫的人生在平凡的烟火气里。

肉摊“一刀准”变身飞镖高手 每天练两小时,雷打不动

“今天要多少?”
“两斤!”
“好嘞!”

手起刀落,电子秤上恰好1000克。这一幕,几乎每天清晨都会发生在衢州市花园街道普珠园村农贸市场一家猪肉摊前。摊主郑世渭,1974年出生,与猪肉打了30多年交道,一刀下去斤两不差,人送外号“一刀准”。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飞镖高手。

今年1月,长三角环海岛飞镖锦标赛在玉环举行,52岁的郑世渭作为衢州柯城区队的主力队员站上赛场。团体赛上,他与队友默契配合,一路稳扎稳打,最终帮助柯城区队夺得县市区组团体第一名。

个人赛则留下些许遗憾。“前面发挥得挺稳定,多次打出高分,但在关键的结镖环节数次错失良机,最终被对手反超,与个人奖项失之交臂。”郑世渭说。在2024年初的浙江省第七届飞镖锦标赛上,他曾从100多名选手中杀出重围,夺得男子个人赛亚军——那是他第一次站上省级领奖台。

说起来,郑世渭接触飞镖的时间并不算长,缘分始于妻子吴春运的一次“擅作主张”。2020年5月,吴春运在村里微信群看到柯城协会组织的社区飞镖比赛,替他报了名。那是他第一次接触飞镖。也许是因为常年接触刀具,拿到飞镖

的一瞬,郑世渭就格外有感觉,一上手就稳准狠,进步很快。“30多年肉摊生涯,每天挥舞着五六斤重的砍刀、割肉刀,我的手臂力量比较稳定。”郑世渭这样解释自己在飞镖上的“天赋”。

如今,飞镖已经融入郑世渭的生活。每天午休之后,他都会站在家里二楼客厅的镖盘前,那块镖盘的靶心已被扎得有些发毛,墙边没有太多家具——那是他为了集中注意力特意留出的空间。“每天练两个小时,雷打不动。”他说。以前晚上他会去柯城区飞镖协会参加活动,今年3月他转去衢化街道老体协,和热爱飞镖的老朋友互相切磋、交流。“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郑世渭说,“飞镖这个东西,一天不摸手就生。”

郑世渭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妻子吴春运的支持。六年前,她替他报了第一场社区飞镖比赛;六年后,她依然不太懂飞镖的规则,但知道丈夫每天下午会站在二楼客厅,对着镖盘一遍又一遍地投。“他喜欢就好。”吴春运说这话时,眼里带着笑意。她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丈夫常年在肉摊上低头剁骨、斩肉,颈椎和肩膀积累了不少职业病,练飞镖之后,身体状况改善了不少。“抬手、瞄准、投掷,这些动作对肩颈有好处。”朋友多了,人也更自信开朗了——这是吴春运眼中丈夫最大的变化。



郑世渭(右)在比赛中

羊绒店女店主踏响曳步舞 菜场守了十五年,把日子跳出节奏



鲁菊霞(中)与其他摊主一起跳曳步舞

最近,在杭州采荷农贸市场开羊绒店的一个店主因跳舞火了起来。白天,采荷农贸市场人来人往,在市场拐角一间卖羊绒衫的铺子里,55岁的鲁菊霞忙着接待客人。她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当夜幕降临,鲁菊霞换上宽松的T恤、束脚运动裤,伴随着快节奏的舞曲,旋转、侧滑……她的曳步舞快得几乎能带起一阵风。

鲁菊霞是安徽铜陵人,已在杭州扎根十余年。谈起羊绒店,鲁菊霞说,它最早开在南肖埠,后来在表弟的推荐下,搬到了采荷农贸市场,一待就是15年:“这里竞争压力小,租金低,人气也旺。”不过,每天守店,日子总归是有些枯燥的。

2019年,鲁菊霞在网上刷到一个曳步舞视频。这种步子飞快、节奏感极强的舞蹈,一下子戳中了她的心:“看着觉得浑身是劲,就想学。”鲁菊霞没有舞蹈基础,就跟着视频一点点自学。

曳步舞看着轻盈,其实对脚踝和腿部力量要求很高。“刚开

始练时,脚肿得像馒头,休息几天消肿了,我就接着跳。”鲁菊霞说。

这一跳,就没停下来。一开始,鲁菊霞只是在店门口的空地上练,后来加入了西湖文化广场的曳步舞团队。如今,她每天晚上都要去广场和团队一起“炸场子”,至今跳过不下数百支舞。有时候,她还带着市场其他摊主,在中午休息时一起在市场空地里跳舞。

这些年跳下来,身边人都说鲁菊霞看着更精神了。许多老顾客来店,都要感叹一句:“你现在越来越潮了!”

“跳舞第一年就瘦了六七斤,体质更好了,最主要的是很开心——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嘛。”鲁菊霞说,“以前觉得自己就是个卖衣服的阿姨,现在自信了许多。”

过几天,鲁菊霞要跟伙伴们一起去江苏参加曳步舞交流会。和天南地北的舞友聚在一起切磋,是她最期待的事。

“生活过成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自己。”鲁菊霞说,有个能坚持下去的爱好,日子就会热闹而多彩。

编后

一把割肉刀,一双曳步舞鞋;一方猪肉摊,一片小广场。改变,首先看得见摸得着。卖了三十年猪肉的郑世渭,颈椎和肩膀积下了老毛病,如今每天两小时飞镖练习,抬手、瞄准、投掷,反而把僵硬的关节活动开了,肩颈轻松了不

少。守了十五年羊绒店的鲁菊霞,曾经日子枯燥、体质平平,跳了几年曳步舞,瘦了六七斤,腿脚有劲了,整个人轻快了。

但更深的改变,在心里。郑世渭从肉摊前低头剁肉的摊主,变成了站上省级领奖台的选手,

朋友多了,人也开朗了。鲁菊霞从“一个卖羊绒的阿姨”,变成了广场上带风炸场的舞者,自信了,还盼着去江苏和天南地北的舞友切磋。运动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他们依然每天清晨出摊、守店,但它悄悄改变了他们

看待自己和生活的方式。

运动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奖杯和名次,而是一个人重新找回精气神的过程。愿每一个在烟火气里奔波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项运动——不为赢过谁,只为喜欢现在的自己。